

## § 印和闐之路



印和闐（Imhotep）是古埃及第三王朝時期的人物，約生活於公元前27世紀（大約公元前2667 - 2600年間），主要服務於法老左塞爾（Djoser）。

他是古埃及歷史上極具影響力的多重身份人物，不僅是高階祭司，還以建築師、醫師、學者聞名。他最著名的成就是設計了左塞爾階梯金字塔（位於薩卡拉 Saqqara），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大型石造建築之一，也被視為金字塔建築的起源。

### § 01

翌日的孟斐斯清晨尚帶著河水的涼意，天剛破曉，東方天空由深藍漸變為金紅。尼羅河上的夜霧正緩緩散去，空氣涼爽而帶有泥土與水草的氣息。畢達哥拉斯在岸邊醒來時，便見優媞婭正倚著船槳，看著遠方正被陽光點亮的白牆城。

「今天的風很安靜。」優媞婭說，「像是在等我們。」

畢達哥拉斯笑了笑，覺得她的直覺很準。

「珊海普答應帶我們去印和闐的祭祀地。他說那裡是理解埃及智慧的起點。」

優媞婭轉身，眼眸微亮。

「亞歷山大和雅典的人都說印和闐是古時的智者——醫者、建築者、書記……甚至在你們希臘人的傳說裡，他被比為神祇。你覺得……他真的存在過嗎？」

畢達哥拉斯望向城牆那端：

「比傳說更真的人，往往會被傳說淹沒。但他的手跡還留在石上。」

兩人對望一眼，都明白此行將會是另一段啟程。

不久，珊海普現身。

他今日穿著整潔的亞麻袍，腰間掛著象形文字的刻板與小袋。

「你們準備好了嗎？印和闐的祭祠不在城內，要往西南走一段路，離薩卡拉的階梯金字塔不遠。」

三人沿著尼羅河的支道步行，一路往城外走。孟斐斯的市集愈來愈遠，取而代之的是廣闊的泥田，農夫們在晨風中揮動鋤具，水牛靜靜在渠邊休息。田間時見婦女以濕布擦拭孩子的額頭，也有老人手持木杖，在棗榔樹下休憩。

優媞婭輕聲問：「這裡的生活好平靜。」

珊海普點頭：

「我們靠河而生。若不是尼羅，便沒有孟斐斯，也沒有我們的神殿。印和闐曾說：『治人之病，亦如治河之患；水若流得順，百事皆順。』」

「那他真的懂醫術？」優媞婭追問。

「不只懂。」珊海普停下腳步，指向遠方逐漸高起的石灰岩台地，「他是最早的醫者，也是最早的建築師；他能治人，也能治國。後世的祭司常說，若非他留下的智慧，今天我們也無法維繫神殿的秩序。」

畢達哥拉斯靜靜聽著。他並不急著發問，只將話記在心裡。



廬舍與田地逐漸減少，前方的地帶開始變得乾燥，風帶著細沙。

再向前走，便能看見一道明顯的地勢變化，台地上有幾處小型神殿與儀式院落，以及行走其間的病人與朝聖者。

「那裡就是印和闐的治療所。」珊海普指著一片石建院落，「埃及與外國的病患都會來這裡。有時候，他們只想向印和闐之靈祈求平安。」

優媞婭的步伐明顯加快。

穿過低矮的石門後，迎面而來的是一陣淡淡的草藥香——蓮花、沒藥、蜂蠟與青蒿的氣息混雜其中。

石院裡，一名老祭司正在替旅人包紮手臂；另一名少女在煮熱草藥膏。院子中央立著一座刻有象形文字的石碑，上面描繪著印和闐手持書板，站在階梯金字塔前。

優媞婭停下來細看，忍不住問：

「你們刻畫他的樣子……是因為你們確定他真曾行走於此？」

珊瑚普微笑。「不，只是因為我們記得他。記得他的行為、他教我們的方式。他是人，但也是一種道路。」

就在此時，一名年老的祭司緩步走來。他的步伐不輕，但眼神無比清澈。

他用埃及語向兩名希臘旅人致意：

「風從尼羅帶來新的名字。你們遠道而來，是想尋求什麼？」

畢達哥拉斯答：

「我們來學習你們的智慧，尤其是關於這位古老的印和闐。」

老人凝視他，像是在衡量他的真誠。「智慧不是供人收藏的瓶子，而是放在路旁的石。你拾起它，是你的；你放下它，也是你的。」

畢達哥拉斯接受了這句話，不帶反駁。他反而問：

「印和闐之所以被世人敬重，是因為他治人？還是因為他建築？」

老人搖頭。「都不是。他被敬重，是因為他願意傾聽。」

優媞婭微微揚眉。「傾聽……什麼？」

「人。土地。神。」老人一字一句地說。

§ 左塞金字塔 (The Step Pyramid of Djoser)



三人被引入院落深處的一座較小的神殿。神殿不高，僅用粗切的石灰岩堆砌，但牆面乾淨，入口有兩根蓮花石柱。柱上的刻紋已被時間磨淡，卻仍能看出祭儀與醫療的場景。

殿內供奉著一尊小型的印和闐雕像，姿態平和，雙手托著書板。

老祭司站到雕像側前方，以兩手按在自己的胸口。「你們若心中存疑，可以問他。問了，不必急著聽答案；答案會自己來。」

畢達哥拉斯本無求神問卜的習慣，但面前這座神殿，有一種樸實而沉靜的力量。他心中湧起一個從進入埃及以來不斷浮現的問題——這國度如此古老，卻從未衰亡，它的力量究竟來自何處？

他默默跪下。

優媞婭看著他，但沒有打擾。她也跪下，只是閉上眼，聆聽殿內的風聲。

突然，一陣細微的氣流從殿後的暗處吹來。香油的火焰微微搖動，照亮老祭司的側臉。他閉上眼，胸口微微起伏。珊瑚普看索異常，趕緊退後一步。

「他……」優媞婭低聲道。

畢達哥拉斯抬起頭，只見老祭司的眼睛逐漸變得深沉，像是映照著某種遠古的影子。

老祭司的聲音變得比之前更低沈，也更清晰：

「來自海上的旅人，你尋求的是能觸及太陽的知識，還是能守住黑夜的智慧？」

畢達哥拉斯的心驟然一震。他沒有感到恐懼，反而感到像面對一位早已等待他的人。

他回答：

「我尋求理解。理解使土地持續存在的秩序，使人得以不被混亂吞噬的原理。」

殿內沉默了一瞬。

老祭司再度開口，但語氣已完全不是他的聲音：

「若你想理解大地，必先理解人的痛；若你想理解人的痛，必先理解你的心。」

優媞婭凝神聽著，那聲音彷彿從殿中的石縫、從遠古的金字塔，甚至從尼羅河的深處傳來。

「你以為智慧是直線，但它是階梯。」

「你以為階梯向上，但它也向內。」

這一次，畢達哥拉斯深深吸了一口氣。

「你……是印和闐？」

「名字只是風。」老祭司的嘴角微微上揚，「但道路不會變。我是記憶的回聲。也是意志的影子。」

畢達哥拉斯低下頭，這是一種極少見的動作。「你為什麼願意與我說話？」

「因為你願意聽。」

那聲音說得緩慢而溫和：

「願意聽的人，就能看見石中之路；願意看見的人，終會明白人與神的距離，其實只差一層呼吸。你從遠海而來，求知之心如同乾旱的土壤渴求尼羅之水。告訴我，異鄉人，你為何而問？」

畢達哥拉斯：

「大人，我見天狼星升起，聽說貴國以此判定洪水之時。這種精確的觀測、與天地週期配合的智慧，是我們在大海彼岸所難得一見的。我想知曉……星辰與河流的節律，是否真反映宇宙的秩序？」

老祭司身影微動，像是夜風撫動了光影：

「宇宙是有秩序的，異鄉的求道者。

尼羅的氾濫並非偶然；天狼星的升起也不是偶然。

我們祖先觀察了數千年的天象，發現諸星往有其途，每年循同一軌跡。

當天狼星在日出前升起，河水便從南方匯來，帶來孕育生命的黑土。  
這不是神的隨意，而是諸神依秩序行事。」

畢達哥拉斯：

「若宇宙循秩序而行，那麼人是否也能由此看見自己的位置？

我想知道，當你們在洪水後重劃土地、丈量田界時，你們是否也相信：土地的形狀、河流的曲折、星辰的運行，是同一種原理的展現？」

老祭司望向遠方的河面，那裡反射著天狼星的銀光：

「你說得沒錯。洪水既帶來肥沃，也帶走界線。為了維持國家，人們必須重新確定土地。因此我們用繩、用木樁、用目測與比例，使邊界再次回到秩序。」

你們希臘人稱之為「技藝」，我們稱之為「瑪阿特」——真理、秩序、正直。  
丈量土地，就是在人間重建瑪阿特。  
觀測星辰，就是在天上辨識瑪阿特。」

優媞婬聽著，眼中閃著新奇：

「那麼……人死後的靈魂，也是依循這樣的秩序嗎？  
在希臘，我們說靈魂或許會離開肉身，前往陰影之地。但你們……似乎對死後  
有更明確的道路。」

老祭司低頭看著她，那眼光慈愛而古老：

「孩子，在我們這裡，死亡不是終點，而是旅程的遞進。  
人的心會被放在天秤上，與「真理之羽」相衡。  
若心足夠輕，不被罪惡壓彎，便能與神同行，進入永恆。  
若心太沉，則被大吞噬者所奪。  
這便是我們對「不朽」的理解——  
不是永遠活著，而是永遠正直。」

畢達哥拉斯沉默良久。

那麼……知識呢？  
天文、曆法、文字、治國的智慧……這些隨肉體而滅，還是會與靈魂同往永  
恆？

老祭司微笑：

「知識不會死。人身雖滅，記憶存於神之書卷。  
你們的生命只是旅程，而知識則是神向人揭示的一部分。  
若你真正求道，你會明白：」

追求真理，即是為自己的心減重。而記錄真理，即是替未來的世代點燈。」

畢達哥拉斯深深一禮，語氣近乎低喃：

「若真理是光，那麼我願以一生追尋它。」

老祭司伸手，彷彿輕觸他的額際，一縷細光瞬間沒入畢達哥拉斯眉間。

優媞婬驚呼，但畢達哥拉斯只是閉上眼，像在接收什麼無形的訊息。

老祭司：

「去吧，異鄉的求道者。將你在此所得帶往更遠的地方。  
你不會成為祭司，不會成為法老，也不會成為記錄者。  
但你會走上一條前人未行的道路——一條讓你看見星辰下更深層秩序的道路。」



一只微小的聖甲蟲(Scarab)飄過，附在畢達哥拉斯的魔戒上。

光影開始散去，像煙霧在晨風前消融。

天只剩狼星掛在黎明前的蒼穹，炯炯燃燒。

畢達哥拉斯張開眼，靜靜看著那顆星。

優媞婭：他……告訴了你什麼？

畢達哥拉斯：

「不是答案。而是一一向答案前進的方法。」

老祭司的身體突然晃了一下，珊瑚普急忙上前扶住他。那股微妙的氣息迅速退去，殿內只剩香煙繚繞。

優媞婭輕聲問：「他……還好嗎？」

老祭司緩緩呼吸，甦醒過來般地眨了眨眼：

「我沒事。那位永遠不會傷害我們——他只是來提點那些願意聽的人。」

畢達哥拉斯凝望著那尊印和闡像，良久不語。優媞婭站到他旁邊，悄悄握住他的手臂。

「你得到你想要的答案了嗎？」她問。

他慢慢點頭。「不，只是得到了新的路。答案會在路上。」

珊瑚普在一旁微笑。「那就是來印和闡殿的意義。」

神殿外的風重新吹起，帶來遠方薩卡拉台地的砂味。陽光從門口照入，像是為三人揭開下一段旅程的入口。

後記：

1. 薩卡拉 (Saqqara) 是埃及的一處大型古墓地，位於古都孟菲斯 (Memphis) 的西南部，今開羅以南約 30 公里處。
2. 印和闐神廟在 300BC-AD100 才被建造擴建，因此畢達哥拉斯是看不到印和闐神廟的。
3. 畢達哥拉斯從埃及學習後，回到希臘創立了帶有強烈宗教和神秘色彩的哲學學派。後世學者常注意到兩者間的相似性：

靈魂不滅與輪迴觀念：可能受到埃及宗教思想的影響。

數字神秘主義與和諧理論：可能從埃及的數學、幾何與建築比例（如金字塔設計）中獲得啟發。

印和闐，作為埃及智慧的最高象徵之一，很可能被畢達哥拉斯視為這種古老智慧的「化身」或「導師原型」。

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XYmKgaXAa4>
5. [阿薩西夫墓地](#)(Assasif Necropolis) 埃及路克索西岸，是底比斯墓葬群的一部分此處主要埋葬第 25、26 王朝（約公元前 747-525 年）的貴族與官員，也有一些更早時期的墓葬。
6. [圖坦卡門](#)(Tutankhamun)是歷史上最有名的法老之一，在位時間約為西元前 1332 年至前 1323 年。[\[陵墓奇譚\]](#) [\[黃金面具\]](#) [\[陵墓詛咒\]](#) [\[圖坦卡門寶藏\]](#) [\[新陵墓\]](#)
7. [拉美西斯王](#)(Ramesses II) 統治期約為公元前 1279 年至公元前 1213 年（共約 66 年）。他在位期間是埃及新王國時期的最強盛階段，以軍事擴張、大規模建築（如阿布辛貝神廟）和與西臺帝國的卡迭石戰役聞名。
8. [札希 哈瓦希](#)(Dr.Zahi Hawass) 以研究古埃及學、吉薩金字塔和木乃伊而聞名。
9. 法老拉姆西斯建立的[神殿](#)
10. 失落的城市 [希拉克來奧](#)(Thonis-Heracleion) 因地層液化、地震及海平面上升等自然災害，城市於公元前 2 世紀後逐漸沒入海中，至公元 8 世紀完全消失於歷史記錄。